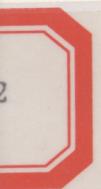


仍在 远处

中国散文档案·她世界

周佩红散文



中国散文档案·她世界

藏版 (CIB) 廉媛

80

刘德华著《周佩红散文》签名纪念册

2010.5.2

周佩红散文

刘德华著《周佩红散文》签名纪念册

2010.5.2

周佩红散文



I267
2782=2-2

● 鸳江出版社

图书出版：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城关区大众巷2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仍在远处：周佩红散文/周佩红著. --厦门：鹭江出版社，2010.3

ISBN 978-7-5459-0180-1

I. ①仍… II. ①周…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8402号

仍在远处：周佩红散文

周佩红 著

出版人：杨迅文

主编：桂苓 刘琅

项目主持：江金辉

责任编辑：陈逸君

特约编辑：张殷红

装帧设计：海云

出 版：鹭江出版社

地 址：厦门市湖明路22号

邮 编：361004

电 话：0592-5046666 0591-87539330 010-62376499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10.75

版 次：201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9-0180-1/I·73

定 价：26.00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中国散文档案 · 她世界

学术顾问：

林 非 张守仁

主 编：

桂 莹 刘 琅

编 委 会：

谢大光 王 尧 王景科 王兆胜 孙 郁

施战军 周晓枫 彭 程 陈建晖 张清华

散文东 祝 勇 王 冰 桂 莹 刘 琅

责任编辑：陈逸君

特约编辑：张殷红

装帧设计：海 云

中国散文档案 · 她世界

圣山下	冯秋子
倾听与诉说	王小妮
笔记/笔记	黄一鸾
孔雀蓝	周晓枫
好好	桂苓
女儿墙	翟永明
玫瑰水晶球	残雪
成年礼	筱敏
流年	洁尘
黑夜与呼吸	马莉
仍在远处	周佩红
独自跳舞	素素



图书发行：创美时代

热线电话：010-59799930

投稿信箱：zonghao_gz@163.com

目 录

一 他们，她们

- 3 治疗·救赎·爱
- 11 莫尔的秘密方舟
- 20 轻与重，灵与肉，托马斯与特丽莎……
- 32 他失落了一件东西：生命的花朵
- 35 托尔斯泰悬案
- 64 两个杜拉斯
- 71 绽放在伤痛记忆上
- 79 哪里都有鬼魂
- 88 谁诱拐我至远方
- 99 跟随勇敢的心
- 110 美与飞
- 114 在暗夜里发光
- 118 像大地一样承受
- 123 诗琴女
- 129 被爱锁住

目 录

134 “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二 天地间

- 141 江岸夜
- 143 雨巷
- 146 西津古渡
- 149 小巷幽黑夜
- 152 无主题黄昏
- 156 旧英国领事馆的下午
- 161 南方古城的无名小楼
- 168 吕贝克：尖顶，街角，大宅，密室
- 173 凡尔赛落日
- 178 我的圣母
- 181 卢浮的男人女人们
- 185 独处和拥挤
- 188 天赐

目 录

- 193 塔尔寺晨雾
197 海水一次次涌来

三 记住

- 205 母亲这样的女人
212 造反派头目
217 父城
222 穿过记忆的我的乡村
227 广阔
232 风雨水火
241 牝灵
250 修平主的道路
257 一个人乱走

四 面对

- 263 再见，假面舞

目 录

- | | |
|-----|----------|
| 269 | 面对一种存在 |
| 278 | 外部生活 |
| 285 | 城市的声音 |
| 290 | 橱窗里的模特儿 |
| 292 | 九三年的虚构 |
| 299 | 真实：无底的深渊 |

五 露珠

- | | |
|-----|-----------|
| 307 | 世界仍在远处 |
| 309 | 露珠 |
| 313 | 呼喊 |
| 317 | 梦或非梦 |
| 323 | 随着灵魂回一次海上 |
| 326 | 无名街角 |
| 330 | 夜雨滂沱 |
| 333 | 偶然进入的空间 |
| 336 | 后记 |

——
他们，她们

治疗 · 救赎 · 爱

《治疗》这本书的引言：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格雷厄姆·格林的话。他是谁？我不知道。

因为这句引言我买下这本《治疗》，并不是因为封面上那个眉头深锁、头发浓密如明星的外国男人。他肯定不是书中主人公墩子（一个矮、结实、秃顶的英国电视剧作家）。他是否为本书作者戴维·洛奇也很值得怀疑（这个英国人以另一部长篇小说《小世界》著名）。也许那真是一个电影明星，被书籍装帧者移来招徕读者的？看上去他四五十岁，眼神冷峻，看透众生。

买下后翻了一下。第一人称，口语化，充斥着知识分子琢磨事情时翻来覆去的绕劲儿，洋洋洒洒，透出焦虑。仿佛这个人正在生活这规定了的圆里给甩来甩去，而他还自以为在奔跑，边跑边说。我已习惯安静、隽永的文字，可带我慢慢行走在内心。我不习惯奔跑，尤其猛烈的跑动。就让这个膝盖莫名痛的剧作家带着他疼痛的神经团团转吧，我得等他停下来，或我能跑起来时，再去读。读书需要机缘，相应的心境和愿望。我终会知道他是怎么获得治疗的，那也许也会治疗我。我在等待这个机缘。我把这本书放进书柜的某一层，不太高，因

而不是束之高阁。它就这么以一种不醒目也不容忽略的姿态对我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吸引。

我外出旅行时总要带一本书。这一次，我去北方。在那座北方城市里我将见到一位电视剧作家。打开书柜，手就伸向这本书了。我抽出它，心里暗暗一笑。我将见到的剧作家也常这么眉头深锁——也许是出于习惯，也许是被时间限制很严的剧本合同逼的。同样的职业和年龄段，只是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人类根本的痛感应该相近，可被了解。读书即是读人。这样，我在火车上对这本书的阅读，就仿佛有了双重动力。

火车行进得很快。我已初步认识了外号墩子的英国电视剧作家。因为一部电视剧（也可说是肥皂剧，每周出一次泡沫）的热播，他名声大噪，收入大增，住进伦敦高级住宅区，妻子美貌而成功（大学里的学科带头人），孩子已经独立生活。他有一个柏拉图式的红颜知己，定期约会，无话不谈。他受女人吸引，情感生活并不贫乏。他被人羡慕，受人尊敬。除了按时交出电视剧本，他有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和金钱，尽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老天偏要给这完美挖个缺口似的，某一天，他的膝盖无缘无故地痛起来。不是剧痛，是间歇痛，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一下，扰乱他。他用各种方法治疗，物理的，手术的，心理的，终不见效。疼痛像在他膝盖里扎下根，耗上他了。幸福感涣散了。或从未有过幸福感，他只是以为有过。他对这个世界从来都是居高临下的，嘲讽的，批判的，无所谓的。现在轮到他自己了。他对自己也常自嘲，并不看高，但归根结底他优越——也可解释为一种自信。现在他意识到自己大部分时间是不快乐的。早晨起来，看到院子里活蹦乱跳的松鼠他也要羡慕了：它们有那么柔韧的膝关节！

他是作家，对事物的认识会很快升华。他明白身体的某个部件出了毛病，也许还会殃及大脑、灵魂。他自我分析，也让心理医生分析。

他倾诉这一切时语速很快，絮絮叨叨，加上聪明人那种什么都想说一说的习惯，小说的第一部简直密不透风。他列出与周围人的关系，既不美妙，也不太坏。就像真实的生活那样让人失望。他的生活由此一层层掀开。他因此脱离躯壳而幻化成一个纯粹现代的苦恼灵魂，潜入火车，站在我面前，卧铺上那盏光线有限的床头灯照着他。夜很深，世界在你一人独处时总是充满无限的可能。他停留了一会儿，说，跟我来吧，来看看我的世界。他走着，我跟着他。他去医院做膝盖手术，在迷魂阵里七拐八绕地穿过仓库、弹簧门、走廊、上下电梯，我也跟着，就像悬疑片里常有的那种前景不明的诡异的穿行。我们前行时也会这么盲目，舍近求远，自以为目标在望而实际上南辕北辙。他躺上手术床时还跟麻醉师说笑来着，然后，失去知觉。他被麻醉了。我也在摇晃的上铺睡着了。

醒来，这种荒诞感仍在。荒诞感其实一直在。我们每个人都有病，从身体至灵魂，那些隐秘的地方，非此即彼，我从不怀疑。我们的个人生活如果也以这样的方式被叙述呈现，那也会让自己大吃一惊。只是我们很少这么做。我们总是回避。我们，或只是我。

墩子在对心理医生和对自己“交代”时都提到性爱。性爱关联着一个人最隐秘的焦虑感，生命质量，幸福、孤独或者悲哀。性与爱有时分裂，有时是同一事物的两极，不能平衡，且因人而异。米兰·昆德拉甚至将它作为写作的一个重要母题，把政治、社会、时代糅入其中。性之于一个成年人其实须臾不可分离，无论在哪个层面。戴维·洛奇笔下的墩子，用一种客观的技术语言叙写与妻子的性事，像写一份关于体育锻炼的科学报告。他认为做爱只能带来一两个钟头的睡眠，远比不上打一场橡皮球或高尔夫球赛来得过瘾，后者至少能带来较长久的香甜睡眠。做爱成为一种习惯，之后他妻子就像腿上绑了沙袋那样沉沉睡去。他仍为膝盖疼痛而暗自苦恼，然后悄悄下床，坐在电脑前写

作。孤灯一盏照着他。没有激情，也无所谓幸福。这就是他最本质的生活真实。也是很多人的真实。要求人每分钟都处在美好情感中的确过分和不可能，但很多人实际上每天、每月甚至每年都没有一次高质量的精神获得和情感交流，要么没有对象，要么心已疲惫。深夜无眠的那一刻，才是真正可以考量一个人生命质量的时刻。

写作逼近了这一层，也才是逼近了人性中绕不过去的最高真实。

我到了那座北方城市。我见到那位电视剧作家。他也和墩子那样带着电脑到处走，边走边写。他采访奇异的人和事件，储存大量素材，凭借个人经验、情感和想象编织一个个故事，曲折腾挪，惊心动魄。他像上帝那样创造他的人物们的命运，怎样爱，怎样恨。我只是不知道他是否也像墩子那样，反讽地看自己，反省自己的生命质量。他潜入他人生时也许就忘了自己。他因之而充实。他总是把自己放在昂扬的状态里，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那就没有低回的余地，只有前进。他似乎不愿看到自己和他的人物们其实是平等的。我能想象他的反驳：这是我的生活方式，更开阔，不自我，不挺好吗？没事找不愉快干吗？非得戳到痛处才算深刻，才是所谓的纯文学？要有痛我也会独个儿面壁，不会摆到纸上，不行吗？……这也是我的声音，是另一种，我总在心里用两种声音对话。我看到对方奇异的面容，狂野和纯真兼具，让我想到野兽和孩童。看上去他是自信的，没有什么大的疼痛。谁知道呢。人与人在现实中的了解注定肤浅，甚至比不上通过书本——而文字也有欺骗性。那也没有什么吧。别人的疼痛你不必知道，那是那个人自己的事。人与人之间永隔着无底深渊，其中的暗黑你无法潜渡。你对某人的好奇，或许只是对这个世界好奇的一部分。对岸也许有另一种气象的内心风景，陌生的，吸引着你，然而你也只能瞭望，凭着想象。在他面前我的想象止步了。我意识到潜入他人内心既危险又不道德。人注定孤独。

墩子在疼痛的苦恼中有过一阵子疯狂。他怀疑妻子有外遇，冲上门去和假象中的情敌理论。他试着和柏拉图情人冲破最后的防线，双双去旅馆开房间，结果却无比尴尬而失败。他百般勾引曾爱慕他而被他拒绝过的女人，仍然失败。他怀疑自己性无能，因他已不能勃起。一切都变得糟糕，先是身体，后是灵魂，接着又回到身体，但归根结底还是灵魂——灵魂没有安放的地方。疼痛像一个洞，越来越大，非得拿什么东西堵上。那会是什么呢，什么才能拯救他？他妻子提出与他分居，然后要离婚，他还得面对财产分割等现实问题。他跌入人生的最低谷，挫败感死死缠住他。他左奔右突，想爬出来。他频频搬出克尔凯郭尔精神哲学里的“忧惧”和“绝望”理论来比对自己，以为可以获得解救，可还是深陷灰色迷雾的旋涡。叙述在这里仍以绵密的事无巨细的絮叨推进，却已进入一个危险的境地，要么死，要么生。

小说的第二部让墩子靠边，与他有干系的几个人出来说话。仍是第一人称。每个人都有话说，关于墩子也关于自己。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人生大道理小道理。红颜知己顾虑重重，对将要发生的性爱，对这种关系的发展给她固有的生活带来的影响，甚至对旅馆房间里种种不值一提的小细节也百般挑剔，认为两人的共同旅行是一场灾难。可见一切都没到爱的程度——爱是勉强不来的，有爱则可以不计一切。年轻的女电视制作人粗话连篇，忘不了四年前被墩子拒绝的屈辱，也承认那次是因男友不在寂寞难耐，而墩子一旦深情起来，她倒满身鸡皮疙瘩了。那么，也没有爱。他妻子则对两人关系的冷漠感到累，认为自己付出过努力，也用拼命工作来面对丈夫的忧郁，她回忆两人的结识和结婚，那时候，他有魅力，能让她笑，而现在，“他必须找到自我拯救的办法。我得考虑自己的需要”。没错，没了爱便会冷静如斯。归根结底，她们和他不同路，所要不同，所痛各有源头，无法与他的世界相融，注定擦肩而过。没有人来救他，也没有人可以救他。

小说的第三部，沉寂一阵的墩子复出，有了绝处逢生的迹象：他想起了初恋情人莫琳，一个可爱纯真的十五岁少女。他爱上她是在十七岁。他怎样处心积虑地在放学后的某个街角等她，装出偶然邂逅的样子。他怎样想尽办法接近她，和她交谈，被她吸引。他那时的喜悦和苦恼怎样像巨大的水流那样有力和纯净，冲击他。他也犯过浑，以致错失了她。而现在她的伤心和失望出现了，纯真的爱也重现眼前——他离它们已有四十年之远！这记忆是被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唤醒的吗？是他一定要有个什么东西来拯救他吗？我以为不是。一定是最自然的本能，亦即这段日子他在无形的自省中积累起来的潜意识，引导他走向这段回忆。命运也许终会来眷顾一个人，如果这个人的纯真犹在，并对它保持了敬意和热望，命运是会给这个人一次机会的。他想起更多的细节，越来越多，他以为不重要的，他以为唾手可得的。他意识到自己失去的不仅是莫琳的爱情，还有年少的天真无邪。他和她之后再没有见过面，而他决定去找她，不管她是否已结婚，是否已变得年老而不美。新的旅程开始了，他抛开一切——剧本合同、房屋财产，独自一人开着车去找了。这出行真可谓轰轰烈烈力拔千钧。他来到莫琳的家——那个记忆中青春美丽的少女在照片上的确变成一个五十多岁的粗壮女人，遭遇了痛失爱子的悲伤，还因乳腺癌丧失了一个乳房和丈夫对她的性爱。但她没有在冷冰冰的家里因陷于命运的残酷而不自拔，她离开家，去朝圣，去寻求自己精神的目标——她总得有事做，我认为恰是徒步旅行本身的身体动能，旅途中扑面而来的开阔世界，寻求中的强大动力而不是具体目标，才赋予她可贵的活力。墩子的遭遇和她的比起来不值一提。而这时的墩子真棒极了，他开足马力，去那条浩浩荡荡的朝圣路耐心寻找，终于找到容颜大改的莫琳。他像认出自己的灵魂那样一下子认出莫琳。在她面前他不是什么名人，不看电视的她也根本不知道眼前这家伙红到什么程度。她也许仍是美